

活着的女神

THE

斯芬克司译丛

LIVING GODDESSES

[美] 马丽加·金芭塔丝 著 叶舒宪 等 译

Marija Gimbutas

斯芬克司译丛



活着的女神

[美] 马丽加·金芭塔丝 著
[美] 米里亚姆·R.德克斯特 主编
叶舒宪 等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The Living Goddesses : Religion in Pre-Patriarchal Europe
By Marija Gimbutas, edited by Miriam R. Dexter
©1999 Estate of Marija Gimbuta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桂图登字：20-2005-019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活着的女神 / (美) 金芭塔丝 (Gimbutas, M.) 著;
(美) 德克斯特 (Dexter, M. R.) 主编; 叶舒宪等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2
(斯芬克司译丛)
ISBN 978-7-5633-7295-9

I. 活… II. ①金…②德…③叶… III. 女性—
神—崇拜—研究—欧洲 IV. 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553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西清路 9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19.5 字数: 265 千字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4 000 册 定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以斯芬克司为题,也就是以“人为何物”为题。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之本质的思索与追问一直是西方文化传统的一大特色。这个传统可以上溯到古希腊,乃至古埃及的文明时代。不过,在 19 世纪以后,这个特色里的内涵与风格发生了革命性的蜕变。这场革命的先驱是以英国的泰勒(E. B. Tylor)、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vski)、美国的博厄斯(F. Boas)等学者为代表的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他们对异文化的研究、审视以及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视野。一百多年来,这些先驱开辟出来的学术领地不断拓宽,并且硕果累累,使我们对人类自身及生存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文化与社会认识愈加精深、丰富。

以我社的因缘,我们觉得,引进这些与西方理性思辨传统不同的人文思想著作,一方面有助于培养我们的文化自觉,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正在进行中的人文精神的建设提供更多的文化参照。此外,本丛书不只是面对专业学者,也期望直面一般读者,所以选入丛书的著作并不囿于两三个专门学科,而是以这些学科的思想精髓为依据,在一个大的领域里去进行筛选、译移的。

希望海内外读者或学界人士给我们批评、建议或与我们携手努力,使“斯芬克司译丛”成为延续长久的、润泽我们的思想与文化的“活水”。

神话学的研究在西方已经有几个世纪的历史。考古学则是晚出的新兴学科。当神话学、宗教学研究拥有了考古学的新视野、新知识,其效果就好像我们成语里说的如虎添翼。同样道理,当职业的考古学家能够把自己的研究拓展到神话学、宗教学、语言学 and 民俗学的广阔领域时,那种打通之后的知识创新格局就会显示某种出类拔萃的超越性效果。我们在金芭塔丝的著作中,正是充分感受到了这种知识上的通观效果。如果不嫌以偏概全的话,可以用“神话考古学”或者“宗教考古学”的边缘学科名目,来概括和突出金芭塔丝在学术研究上的开创性贡献。

虽然神话在现代人心目中一般只是文学——关于神明和超人英雄的神奇故事,但是最初的神话却是和宗教信仰及崇拜仪式密不可分的。探索神话的本源和深层意蕴,也自然需要宗教学和史前学的视野和知识。很可惜,受制于学科的界限,神话学史上一些相当卓越的学者,也由于缺乏史前考古的视野,而难以解答神话的源流的奥秘,特别是女神男神关系及其远古由来的所以然问题。金芭塔丝根据她多年从事欧洲考古发掘和研究的经验,寻觅出在书写的文字文明背后失落的文化脉络,将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以来的西方文化的发源,看成是史前期崇拜女神的文化——本书中称为“古欧洲文化”(Old European culture)——被后来的父权制男性中心文化(“印欧文化”)所征服和同化融合的产物。透过这种不同文化源流的冲突,重新认识西方宗教和神话的构成要素,包括史前母系社会的女神宗教在克里特、希腊、伊特鲁里亚、巴斯克、凯尔特、日耳曼、波罗的海诸文化的宗教与神话中的遗留形态和表现方式。这样进入历史纵深的穿透性视野,是建立在大量翔实细致的考古发掘实物材料的分析比较之上的,尤其是她对文字出现以前的图像符号、几何符号同女神宗教的象征传统之关系的系统分析,堪称前无古人。尽管金芭塔丝的见解会引发学术上的争议,还是非常值得专业人士加以借鉴吸收的。

举一例来看,关于希腊的酒神狄奥尼索斯神话对于西方文学的意义,我们从德国哲学家尼采的《悲剧的诞生》、英国古典学家赫丽生的《希腊宗教研究导论》(第八章)等大著中已经有所了解。但是金芭塔丝却要提示说,狄奥尼索斯仪式上所用的类似阳物的器具和半牛半人雕像,在东南部欧洲也有发现,大概来自公元前第6千纪至公元前第5千纪。它们表明类似狄奥尼索斯之类的节日在古希腊文明之前5000年已经存在了,并且延续了很久。在科奥斯(Keos)岛上挖掘出的证据表明:一个早在公元前15世纪就已经建造起来的狄奥尼索斯的神殿被使用了超过1000年,在里面发现了陶制的妇女雕塑,雕塑中的妇女们身着节日盛装、乳房袒露,脖子上和腰上缠着蛇,呈现舞蹈的姿势。她们代表了酒神的女祭司——在狄奥尼索斯节日中狂欢迷醉的献身者(本书第八章)。金芭塔丝的这种见解把希腊悲剧的前身酒神仪式同史前的女神宗教联系起来,足以更新我们的希腊文明观,其学术拓展意义当是不言自明的。

再举众所周知的希腊女神雅典娜的造型特征为例,人们都知道她的象征是猫头鹰,却又打扮成戴着头盔和手执武器,俨然一位女武士的样子,这究竟为什么呢?金芭塔丝指出,古欧洲的母系社会的女神宗教曾经普遍崇拜鸟女神和猫头鹰女神,此类禽鸟象征着死亡与再生的神力,与武力和战争并无关系。是后来入侵的父权制的印欧文化崇尚武力征服和战争,于是改造了原有的猫头鹰女神,使之表现为好战而威武的雅典娜形象。像这样的真知灼见在本书的各章中随处可见,相信有心的读者会发出自己的惊叹。

鉴于金芭塔丝在20世纪后期西方学界所发挥的巨大的跨学科影响作用,我自1999—2000年在美国的访学之后,就一直想把她的代表著作翻译过来,让国内的学人们能够分享这一笔学术思想和方法论的珍贵遗产。八年过去了,在本书翻译小组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同仁的共同努力下,这个愿望总算有所实现——金芭塔丝的最后一部著作《活着的女神》汉译本得以面世。

窃以为,假如金芭塔丝的书能够早几年译介到中国来,像她大胆提出的“女神文明”、“女神宗教”、“古欧洲的世界”等一批刺激性强烈的新概念能够为人们所熟悉的话,当丹·布朗的超级畅销小说《达·芬奇密码》引出版界和影视界的轩然大波时,其创作主旨和灵感来源如何受到金芭塔丝的学术启迪,也就容易为读者所理解了。

小说家如何站在学术巨人肩膀上获取自己创作的知识文化含量?丹·布朗借金芭

塔丝的“女神宗教”说完成他在《达·芬奇密码》中对男性中心的基督教传统的解构,对当今的文学作者和影视编导均会有相应的启示吧。同样道理,可以说在丹·布朗的惊世之作《达·芬奇密码》问世以后相继出版的一系列为之解码、解疑的后续之书,几乎没有例外全都受惠于金芭塔丝的神话考古大著。从察源知流的意义上看,要想大致了解20世纪后期西方思想和学术中的女神复兴运动,包括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的结合——生态女性主义,金芭塔丝的书就非常值得参阅。她的系列著作虽然专业性强,不是这方面较通俗易懂的大众读物,但对于学者们和那些对西方文化的源头奥秘有深入兴趣的读者来说,想必会有升堂入室的感觉。

是为序。

叶舒宪

2007年9月22日,于北京太阳宫

在马丽加·金芭塔丝(Marija Gimbutas)教授逝世后不久,她的女儿芝维尔·金芭塔丝请求我来完成这部著作。由于我不可能再打电话向金芭塔丝博士请教问题了——包括书的内容、格式编排和写作意图,这项任务对我来说有一定困难。她本人对本书的前面几章所作的修订比对长而且复杂的最后一章所作的修订要充分些,后面这些内容当时构成了本书的第二部。我先对书稿做了编辑工作,然后着重注意了书中的细节以及全书最终的整合情况。为了使本书尽可能地体现最新的发展,我在注释中增添了一些评语(表现为“编者注”部分)(作者自己的资料出处则标示在行文中)。

金芭塔丝博士曾经为本书的后半部分计划了许多插图,但是在她去世时所留下的图片中却没有这一批内容。这样一来,讲述史前时期的第一部就配上了丰富的插图,而第二部却没有配图。有关欧洲历史时期的神话与民间故事的图片可以在《布尔芬赤(Bullfinch)神话学》的各种版本和关于世界神话的百科全书如《拉鲁斯百科全书》中找到。

马丽加·金芭塔丝的心目中总是有着“下一部著作”。本书是她著述丰富的一生中的搁笔之作。她在住院之前一直忙于编写本书,入院十天后,她就辞世了。本书的手稿显示了她的爱、毅力和希望,因为她不顾身体上的巨大痛苦,持续地对书稿加工、再加工,用尽全力使它成形,以便能够由一位编辑来完成它。

本书最初被设想为她早先著作的一个通俗版本。但是,到了晚年,金芭塔丝以她特有的方式决定她必须推出新著。因此,她将她1991—1993年的发现加进了这部学术新著。本书就成为她在生命最后几年、最后几月和最后几周所作研究的见证。

这本书占用了马丽加·金芭塔丝生命的最后两年时间,是她著述生涯之中的最后一部(英文)著作。她一生共写出了大约 300 篇学术文章和 20 部书,已经被翻译成多种外国语言。本书与马丽加·金芭塔丝的其他著作不同:它收录了异常多的民间传说与神话。本书的着重点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她早先著述的一个综合;其二是增加新的研究内容。在这本书的前面几章,作者将她对新石器时代欧洲的研究作了综述,添加上她的专著《女神文明:古欧洲世界》问世后新获得的资料。(虽然金芭塔丝使用的材料上溯至旧石器时代晚期,即约公元前 30,000—公元前 10,000 年,和中石器时代,即约公元前 10,000—公元前 7000 年,但是她在著作中却主要探讨新石器时代,即约公元前 7000/6000—公元前 3000 年,和青铜时代,即公元前 2500—公元前 1500 年。她还探讨了铁器时代,即约公元前 1500 年至公元前第 1 千纪中期的有史文化。)

马丽加·金芭塔丝的许多著作是以她所发掘的考古遗址的发现为基础的,包括波斯尼亚的奥布勒(Obre)、马其顿的安扎(Anza)、希腊西北部的西塔格奥(Sitagroi)、希腊塞萨利(Thessaly)南部的阿切莱恩(Achilleion)、意大利南部的曼弗雷多尼亚(Manfredonia)。这些发掘工作直接带来了三部编著:《新石器时代的马其顿》(金芭塔丝,1976),研究的是她所发掘的安扎遗址;《西塔格奥一期的发掘》(伦弗鲁、金芭塔丝、艾尔斯特,1986);还有《阿切莱恩:希腊塞萨利的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公元前 6400—公元前 6500 年》(金芭塔丝等,1989)。

在学术生涯的早期,马丽加·金芭塔丝识别出了“库尔干”(Kurgan)文化。这些原始印欧人是一个父系制的族群,女性与丈夫的族人生活在一起,过着半游牧的生活。她相信,这些人发源于俄罗斯大草原。他们是军事化的民族,生产武器,并且会骑马。他

们的宗教以男性神为中心。尽管他们在与古欧洲人的接触与日俱增的情况下，驯化了更多的植物并发展了冶金术，但是他们的农业仍处于初级水平。这些人的制陶技术也相当低下。他们用坑墓埋葬死者，墓上覆以圆锥形石堆（库尔干一期和二期）或土冢，或者坟墩（库尔干三期和四期）。

金芭塔丝追踪了库尔干人从高加索山脉以北的一个地区——那是在俄罗斯大草原上——到他们的新家园的迁徙历程。这些新的家园包括了后来成为希腊、意大利、英国、爱尔兰、立陶宛、拉脱维亚、俄罗斯、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安纳托利亚（Anatolia）、印度、伊朗还有中国的新疆的那些地理区域。大迁徙总共有三次：第一波在约公元前 4400—公元前 4200 年（库尔干一期到二期，科瓦林斯克 [Khvalynsk] 和斯来尼·斯道各 [Srednij Stog] 文化）；第二波在约公元前 3400—公元前 3200 年（库尔干三期，迈科 [Maikop] 文化）；第三波在约公元前 3000—公元前 2800 年（库尔干四期，雅玛 [Yamna] 文化或坑墓文化）。（关于迁徙三大波理论的详细探讨，可参看金芭塔丝于 1977、1980、1985 年分别发表的文章，这三篇文章收入了金芭塔丝 1997 年的著作。）

当这些原始印欧人到达他们的新家园时，他们遇到了当地的族群，后者相对要和平一些，不那么尚武好战，从事农耕生产，富于艺术创造力，在社会结构上或许是平等主义的，而且崇拜女神。本土民族拥有发达的审美意识，他们建造二层楼房和美丽的神庙——我们已为这些建筑做了陶土模型。他们还生产优美的彩绘陶器。他们或被库尔干人同化，或被消灭，因为库尔干人驯化了马，又具有军事才能，这都使他们占尽优势。原始印欧人还把他们的语言与宗教强加给本土族群，尽管在因此而形成的“印欧”语言与文化中，本土语言与宗教的一些残迹一直在其底层存在着。这样看来，所谓“印欧”，便是库尔干人与古欧洲人相融合的一个结果。

为了探寻印欧人的源头，金芭塔丝运用了比较语言学和神话学，当然还有考古学。法国神话学家乔治·杜梅齐尔（Georges Dumézil）早已在印欧宗教的众神与社会结构之间发现了一种对应性，形成了他的“三功能”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印欧人被划分为三个社会集团或三种“功能”：祭司（第一功能）、武士与贵族（第二功能），以及“看管者”——农夫、劳工和工匠（第三功能）。金芭塔丝则在印欧人的等级社会与古欧洲的平等社会之间看到了尖锐的对立。虽然在其学术生涯的早期，她致力于研究库尔干人，但

是在她生命的最后 20 年里,她变得越来越关注被库尔干人同化的古欧洲人。她关于古欧洲人的见解的完善过程可以追溯到她 1974 年出版的《古欧洲的男神与女神》一书(1982 年修订、重印,题为《古欧洲的女神和男神》),中间经过 1989 年出版的《女神的语言》和 1991 年的《女神文明:古欧洲世界》,直到本书——她最后的著作,她的思想才完全成熟:我们在此可以读到她关于古欧洲人和印欧人的最后思考。

在本书的第一章,金芭塔丝考察了女神和男神的形象,包括鸟女神和蛇女神以及其他动物形女神。她在此还探讨了生命和死亡之神的各种形象。人们相信,古欧洲人崇拜的一位“大女神”所体现出的是出生、死亡和再生的完整循环。与早期历史文化不同,古欧洲人并没有把大女神划分成“好的”和“坏的”两部分,而大多数的历史文化只崇奉生命的赋予者(例如,希腊的爱神阿芙洛狄忒),同时侮辱那些带来死亡的神(例如,希腊的戈尔工、美杜莎)。对于古欧洲人来说,女神既是一,又是多;既是统一的,又是多样的。鸟、蛇合身的女神是主管生命延续的大女神,是出生、死亡与再生女神。她是创造者也是毁灭者,是少女也是老太婆;她是生命力旺盛的女神,她同一位年青男神在“圣婚”仪式上结合,从而不断地产生新生命,不断地创造。

在第二章,金芭塔丝讨论了另一个她非常喜欢的主题:古欧洲带有宗教性质的刻画符号。虽然可以译解的书面语言直到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和埃及人的象形文字约在公元前第 3 千纪之初来到这里后才出现,但是人们也已发现了古欧洲新石器时代,乃至更早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符号。这些符号刻画在不同物体上,如小雕像和碗。在巴尔干半岛西北的温查(Vinča)文化中发现的小雕像上,可以看到古欧洲刻画符号的极好例子。

在第三章中,金芭塔丝借助图像研讨了生命循环观念,并将坟墓解释为孕育新生命的神圣场所。坟墓是女神的子宫,两者在古欧洲人的宗教信仰中有着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在图像资料中可以看到这种相互关联的大量实例。比如在一个基克拉迪(Cycladic)墓葬中发现的一件大理石孕妇小雕像(大英博物馆,编号 GR1932—10. 181,年代为公元前 2800—公元前 2300 年)。坟墓的所在表明这个雕像代表着死亡女神,但这个死亡女神同时也充满了新的生命。许多坟墓,以及举行死亡与再生仪式的圣所(圣陵),都有一成不变的形态:在雷贫斯基·维尔(Lepenski Vir)——多瑙河畔的铁门

(Iron Gate)地区的一个遗址,金芭塔丝发现了一些小的三角形建筑结构,里面放有与葬仪活动有关的雕像和祭坛;一些洞穴,如意大利东南部的斯卡罗瑞亚(Scaloria)洞穴,内有举行过仪式活动的证物,如饰有再生母题图案的陶器碎片、青年女性与儿童的骨骼。马耳他的岩墓是卵形的,而马耳他地穴墓(the Maltese Hypogeum)——一座地下的神庙——由 34 个相互连通的卵形穴室组成;在那里还发现了将近 7000 块人骨,大部分都集中在地穴下层穴室的卵形壁龛中。同样,在撒丁岛,坟墓也都是由在岩壁上凿出的卵形或腰子形墓室构成的。可以用作仪式场所和埋葬场所的巨石建筑在整个西欧都十分流行。许多这类的建筑在形状上带有神、人同形同性论的意味,代表着女神的完整形象。还有许多巨石建筑,如爱尔兰的纽格兰奇(Newgrange)和诺斯(Knowth),以及马耳他地穴,都装饰着象征再生的图案,诸如螺旋纹和盘蛇。这些墓葬的形状模仿死亡与再生女神,它们就是女神的子宫。

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马丽加·金芭塔丝发掘了许多神庙。一般地,这些神庙都位于一个社区的内部,是社区不可缺少的一个构成部分。在这些神庙或“房屋圣所”之中,炉灶通常处于中央,烤制食物等家务也成为神圣性的活动。在第四章中,她探讨了真正的神庙,如地中海的马耳他岛和邻近的戈佐(Gozo)岛上的石头神庙,还讨论了陶制的神庙模型以及其他仪式用具(已发掘出的神庙模型超过了 100 个,它们分布在东南欧和东欧大部,从巴尔干半岛到乌克兰)。有些真实的神庙看上去是祭献一位鸟女神、一位蛇女神或一位怀孕的植物女神的。东南欧的房屋形神庙内有祭坛、神像(某些如真人大小)、小雕像(许多带有代表衣服、头饰和圆形饰物的刻画条纹)、微缩的家具、香炉,以及人形或动物形的陶瓶。它们中也有日常生活所用的技术:半球形烤炉、石磨盘、储水罐。从已发现的陶制纺锤和锭盘一类部件可以推测里面也有过纺织机(木制的纺织机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毁掉了)。金芭塔丝相信古欧洲人会织布、烤面包、制造陶器,他们把这些当做神圣的行为:那些古老的神庙乃是整个精神生活的中心。

并非所有的古欧洲神庙都被造成房屋形状。第五章考察了圆圈(圆形的围场)、方形围场、堤道形围场:这是一些室外的宗教区域,用木头和石头建成,通常外围还修有仪式用的排水沟。在不列颠,圆圈形建筑如著名的巨石阵(Stonehenge)、巨木阵(Woodhenge,木圆圈),以及威尔特郡的埃夫伯里(Avebury)围场,其年代都在公元前第 3 千

纪。更早的圆圈形建筑(约公元前 5000—公元前 3000 年)也许不那么知名,那是中部欧洲的朗耶尔(Lengyel)文化和其他文化所建造的。这些建筑的用途是宗教性的,不是军事性的,因为其中所发现的人工制品,包括人的骨骼(与仪式用品埋在一起)、动物骨头、陶瓶和小雕像,表明当时举行过飨宴和葬仪。围场建筑通常在四个基本方位上开口,所以它们很可能是用来举行季节性仪式的。它们体现了一种劳动协作,它们也是为集体的社区服务的。

在第六章中,金芭塔丝探讨了母系社会的继嗣问题,提出了她的一个观点:古欧洲的各个民族通过女性一脉将财产传给后代。在母系制的社会中,妇女在经济上是独立的,因为她们能够继承财产。这会带来更程度的女性自治以及对女性的更多敬重。金芭塔丝把社会上对女性的敬重同宗教上对女性的崇敬——女神崇拜——联系起来。她说,古欧洲的母系制社会就这样既尊崇女人又敬奉女神。因此,在她看来,这些史前文化在社会结构上是平等主义的,对女性和男性同样地尊重。

与本书第一部集中研讨史前期的女神和男神以及史前宗教相对的是,第二部关注的是“活着的”女神,即早期历史时代所崇拜的神,其中有些直到现代仍被人们崇拜。在这一部分的几章里,金芭塔丝考察了几种文化中流传的神话,包括印欧文化和非印欧文化。她从南欧开始,在那儿,她进行了她一生中大部分的挖掘工作。她探讨了前印欧时期的米诺斯宗教以及后来的希腊宗教。对于希腊宗教,她分析了其中的印欧成分和属于古欧洲的前希腊成分。她随后又考察了伊特鲁里亚文化和巴斯克文化的女神。这两种文化虽然处在印欧文化的包围之中,却保持着它们的非印欧语言和特征。最后,她还讨论了北欧和中欧的宗教,即凯尔特人的、日耳曼人的和波罗的海东南岸地区居民的宗教。她在这部书的最后对波罗的海宗教中的男神、女神、仙女、女巫和鬼怪作了详尽的描述。马丽加·金芭塔丝在这一部分更多地利用了她的记忆,本打算以后再写下这些资料的来源。我试图尽可能地补上对出处的说明。

马丽加·金芭塔丝的著作是很有争议的,因为她是一位具有独创性的思想者并且十分坚定地坚持她的假说。结果是,她既有了坚定的支持者,也有了强大的反对者。她同时也是一位博览群书的读者,她表达自己观点时,对相关的资料和他人的假说了如指掌。作为一位富有活力的学者,她从不回避批评,也不模棱两可。她意识到解释与展示

发掘物的重要性,这既为我们提供了可以支持我们建立自己的理论的事实基础,也向我们提出了有待证明或证伪的假说。她还意识到,解释资料和寻找其内在联系,正是通向理解和作出深入的科学贡献的道路。

马丽加·金芭塔丝在本书中对民俗和神话研究以及激动人心的跨学科领域——神话考古学(*archaeomythology*)做出了另一个重要贡献。她在本书中使用了非常多的新资料,例如,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公元前第6千纪的“美杜莎”头像,从而将古欧洲女神的“死亡”的一面上溯至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她对神话考古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因为她为神话学家们提供了实物资料——雕塑、小雕像、年代学上的统计数据,还有文物的源流,这些资料足以给我们有关史前宗教的知识。同样重要的还有她本人对民间传说与神话人物的热爱、她本人对研究对象所拥有的那份激情。正是这种激情与学识的不可分割的结合,成为马丽加·金芭塔丝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编者序	001
编者导言	002
第一部 前父权制欧洲的宗教	001
第一章 女神与男神的形象	003
第二章 符号、标记和神圣书写	046
第三章 坟墓与子宫	060
第四章 神庙	080
第五章 圣石与木制的仪礼中心	107
第六章 宗教和神话中所反映的母系社会结构	120
第二部 活着的女神	135
第七章 克里特的宗教	139
第八章 希腊宗教	159
第九章 伊特鲁里亚人的宗教	176
第十章 巴斯克人的宗教	185
第十一章 凯尔特人的宗教	189
第十二章 日耳曼宗教	202
第十三章 波罗的海宗教	212
编者跋	231
参考书目	232
术语简释	262
专名译释表	266
译后记	291

第一部

前父权制欧洲的宗教

